省、市机关干部中几个右派分子
的典型材料

从前一段省、市一級机关大放大鳴中，暴露出來为數不少的一大批右派分子，其中有一般的科員、办事員，也有科長、处長一級的干部；有一般非党羣众，也有相当一部分共產党員和共青团員（据初步統計，机关干部的右派分子中，共產党員占7.6%，共青团員占17.4%）。从这里所輯錄的一部分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右派分子丑惡的眞面目。不管他們用的是什么样的借口，采取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他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持資本主义立場，反对社会主义和共產党的領導。

这里輯錄的几个右派分子的典型材料，是从现有材料中初步選輯出來的。有些單位在运动中也暴露出一些比較典型的右派人物，希望及时的把材料整理送來，我們准备以后繼續加以选輯印發。

中共广东省委整風办公室

1957年7月25日

目　　录

省委統战部右派分子黄可夫材料……………………………………………………(1)
省委講师团右派分子林鹏材料……………………………………………………(2)
省監察廳右派分子項志潤材料……………………………………………………(5)
省監察廳右派分子陈諡材料………………………………………………………(7)
省水利廳右派分子許志材料………………………………………………………(11)
省交通廳右派分子关中材料………………………………………………………(13)
省城市建設局右派分子黄頻蓁材料………………………………………………(16)
省服务廳右派分子藍宗棉材料……………………………………………………(17)
广州市公安局右派分子張象賢材料………………………………………………(18)
广州市衛生防疫站右派分子罗中浩材料…………………………………………(21)

一、省委統战部右派分子黄可夫材料

黄可夫（党員，工商处处長，家庭成份地主，1935年参加革命，1942年在东江，因与敌斗爭不利，組織叫他回家隱蔽待机行动。黄到伪派出所当書記，給一个反共牺牲者寫祭文，謾罵共產党，1948年受到党的劝告处分；土改时不依靠大軍，階级立場模糊，对抗領導，不服从組織决定，受党內警告处分。）其主要錯誤言論是：

1.歷次运动多是“左”、“寃压”“不能解决問題”，“肅反不是实事求是，是左了，打击面大，对積極分子要重新審查”。

2.今年4月間工商联召开家屬会議，黄在会議上說：工商联干部对資本家尊重不夠，安排使用不当，还說“我認为右傾不是什么錯誤，左傾才是錯誤”。

3.黄对儲安平說國务院12个总理沒有一个非党人士，認为值得考慮。

4.在6月2日大放大鳴时罗范羣副部長擬了一个电報通知全省地(市)委統战系統，指出对民主人士、文教、衞生、科学技术、工商、归侨、小商販如何掌握大放大鳴。黄后来又擬了一份电报將罗擬的其中一段重要部分擅自删掉，便徑送饒部長批發。被删的一段是“發言不要硬性規定范圍，放手鼓励資本家大放大鳴，放、鳴与第五次私改会議方針是一样的，放、鳴是暴露我們的缺点、錯誤，改進工作，也是为了对症下藥，更有效的進行工商界的改造工作。”被黄改后的电文，根本就沒有什么指導意义。

5.他說：在公私合營企業里除政治工作外，不要再說私方代表服从公方代表了，應按副职服从正职就行了。

6.罗范羣同志从汕头檢查工作回來后，說資本家有積極性，但消極方面也有所滋長。黄反对这种看法，在同志們面前公开說：罗副部長在汕头抓到一点材料就隨便下結論。

7.合營企業工資改革指标規定是3%，黄強調广东特殊，資本家苦，主張放寬一些。

8.認为李維漢同志提出的对資產階級划分左、中、右的标准太空洞，如果按这样划就沒有左派了（李提出是以勞动人民立場，積極为人民服务才能算左）。又認为：毛主席的六項标准太高了，按照这样，就沒有左派，都变成右、中右派了。

9.資本家林永华調到工商联当副秘書長时，黄擅自对工商联鄒文釗說要提林为14級

（林在江門市任副市長时17級，調省时已提为16級），并要把林擺在陈堅的前面。此事既未通过部务会决定，干部处也不知道，鄧就和林談了，只好提为15級。現林为全省出名的右派分子。

10.黄为工商处整風領導小組組長，对省委关于机关整風提出的要求"分清是非，改正錯誤，反击右派，提高思想"，在向处里傳达时，只說"分清是非"。

11.說：西江整隊縣級干部百分之百垮了。

12.該部工商处干事丁身尊曾在整風中發表下列言論：1.同意章乃器对資產階級的看法，他說"我們強調兩面性是有缺点的"。2.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沒有什么区别的"。3.認为"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了，現在搞階級斗爭不夠妥当"。他不同意"波、匈事件是隱蔽的、尖銳的階級斗爭的說法"，認为是"左傾"。黄可夫表示同意丁的看法。

二、省委講师团右派分子林鵬材料

林鵬，省委講师团理論教員，中共黨員，副科級干部，土改整隊、三反、肅反运动中均曾被斗爭。鳴放运动中，林鵬又以"陶書記主观主义，干部受災"和"运动和'死人'"为題寫了兩篇大字报，否定土改整隊、肅反等运动的成績，把运动描画得漆黑一团，陰森可怕，認为省委領導主观主义，使"干部受災"。并說："在每次运动来潮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多吊頸鬼、跳樓鬼、食藥（服毒）鬼、割頸鬼、槍打鬼以及其他自殺鬼頻頻来臨"。他認为土改运动中原来縣一級干部相当部分垮台了，区一級的干部大部分垮台了，区以下更不必說。"三反"中許多干部被說成'老虎'下台了，不少人受过極刑甚至送了生命。肅反中也有80%是搞錯的，錯誤的原因与省委領導有極大关系。和林鵬一个鼻孔出气的还有中級党校的学員馮華和佛山地委宣傳部副科長陸筠等人。

現將林鵬寫的"运动与死人""陶書記主观主义，干部受災"兩篇大字报附后：

（附一）陶書記主观主义！干部受災！

不可怀疑，这几年来，省委領導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績是巨大的。因为基本上完成

了广东二次革命的任务。但不可否認：这几年來省委領導也發生了不少的偏差和錯誤。可以說："在基本完成革命任务的同时，也錯傷和冤枉了許多革命同志和人民。"

当然，蒙受这种冤枉比蒙受斯大林同志的冤枉要好受的多，但应該看到这种冤枉并不好受，有时甚（至）比死还痛苦，因为他們在政治上、良心上、革命人格上受到創伤。

有什么偏差和錯誤呢？請大家回顧一下吧！

第一、在土改运动中，原來的干部縣一級的相当部分垮台了，区一級的干部大部分垮台了，区以下更不必說了。他們为什么垮台呢？不可否認：他們思想上、立場观点作風上是有些毛病的，但不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有的只是極个別極少数的），然而他們那时許多却受到了以上的待遇。

第二、在"三反"中，許多干部被說成是"老虎"下台了，不少的人受过極刑甚至送了生命，其实眞正的"老虎"却是極少，大部分則是小毛病而已。

第三、在"肅反"运动中，我估計在全部干部中有10%左右的干部被作"对象"来斗爭了，被管制了，而結果打出的眞正反革命分子，不会到2%，也就是80%搞錯了，革命成了反革命，可見偏差是不少的。許多人不应下台的下台了（可以說他們可以和我們現在省委不用下台一样，而不必下台），不应斗爭的被斗爭了。

为什么会發生如此大的偏差呢？

也不可否認："革命不是綉花"，一点不过火那是很难避免的，但除此之外，同陶書記的主观主义有極大关系，只有主观主义才会使許多干部受渠。

陶書記有什么主观主义呢？我沒有当过他的隨員，也沒直接和他交談过，本无从知道，而且上面所說的偏差亦不是他直接干的，本來也怪不得他的。但关鍵問題在于領導，特別是从他的一次講話中我怀疑就是由于他的主观主义才会發生如此大的偏差。

陶書記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講話呢？那就是1952年6、7月間，在華南分局党校对学員講話，他說："我到广东后看出：广东地近港澳，封建勢力濃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因此我們估計（大概指整个省委）广东的干部地（以）上的全部是我們的，縣一級的干部大部分是我們的，小部分是人家的，区以下的干部則小部分是我們的，大部分是人家的（我的理解：我們是共產党，人家就是敌人）。"大家看看，几年來广东工作的偏差很多，干

部被打垮，和陶書記的指導思想不是十足十的（疑漏二字——編者）嗎？以上所說的現象，不是陶書記主观主义的具体实际反映嗎？

陶書記的估計对嗎？我說前半段对了一半，后半段一大半沒有（講）对，現在事过好几年了，我希望省委調（查）一下，統計一下，到底当时（1952）縣一級干部有多少是人家的？区以下的干部又有多少是人家的？

当然，省委書記对某些問題估計不完（全）对是不足为奇的，誰能百分之百正确？但是这几年来，我从来沒有看見書記正視至少是公然承認这种估（計）不对。在这次整風中，我希望，誠恳的希望陶書記及有关的省委檢查这种主观主义，并徹底糾正以上的說法。

鳴（即林鵬）

1957年6月14日

附注：鳴是我的暂时筆名，如果我放的是毒（草），我立即可以公开真名受責。

（附二）运动和“死人”

（首先說明：我这里說的“死人”不包括地主、剝削階級、反革命敌特、土匪在内，而指的是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

在过去几年（从1949年至1956年），虽不能說凡是“死了人”都是在搞运动，但运动一來确实是有“死人”，不信，大家想想：不僅土地改革有“死人”，“三反”有“死人”肅反有“死人”，就是糧食統購統銷、办合作社、貫徹婚姻法……等等也有“死人”，好象“死人”和运动形影不离似的，在每次运动來潮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多吊頸鬼、跳楼鬼、跳水鬼、食藥（服毒）鬼、割頸鬼、槍打鬼以及其他自殺鬼等等紛紛來臨。为什么运动总是有死人呢？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他們經不起考驗，丧失做人信心，或者是受坏人的恐吓等等，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的強迫命令和我敌（应为敌我）不分。为什么干部会強迫命令敌我不分呢？当然，这亦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是干部政策水平不高，單純任务观点；其次，确有些違反亂紀的人，但是这与省委領導有沒有关系呢？我認为有極大的关系，这就是：第一、省委主观主义分配任务；第二、从某些方面來說，在过去几年中，是鼓励強迫命令的。有何事实呢？沒有充分根据，但从某些現象看來是有理由的，这就是过去几年中省委在提拔干部和使用干部方面往往是越大

的人越受重用的。而且对那些違反強迫命法我敌不分的高級干部（原文如此）从来至少是很少沒有（沒有二字是多余的）批評过的（下级干部确实是处分了一些）。比如：最（近）中山大学揭發的龍潛違法乱紀逼死人命的事，省委知不知道？批評过了沒有？又比如，在土改时候，西江的×××書記說：雇貧農80%是地下軍，土改不搞出地下軍不算發动，以致發生了罗勒土改干部用逼供訊的办法制造假案，害死好几个農民的事，这些事情省委知不知道？处分了沒有？好象沒有，而且上面所說的干部还是升、高升、連升三級！

所以过去很多干部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我想干部強迫命令嚴重，运动死人和这不能无关吧！在这次整風中，我希望省委要很好的檢查这个問題，并希望切实調查一下各次运动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对“死人”应作出适当結論和处理。

再鳴（卸林鵬）1957年6月15日

三、省監察廳右派分子項志潤材料

項志潤，男，23歲，共青团員，湖北武漢人，家庭出身小商人，个人成份学徒，1951年參加工作，曾在中南新華書店、中南文化局、广州市文化局工作，1956年7月調省監察廳任办事員。

項志潤在大鳴大放中在大字报上公开反对肅反运动。他認为：肅反有“嚴重錯誤”，还有“不少地方是違反憲法的”，如果有人說肅反运动的成績是主要的，那是“替肅反中的錯誤進行包庇”。他竟狂妄地提出：“把毛澤东当作敌人來斗，看是否也經得起考驗”。肅反的錯誤，應該“怪中央”，“中央應該檢討，把中央負責領導这項工作的罗瑞卿从部長的位子上撤下來”。

他还污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他說：“在現实生活里告訴我們并沒有完全享受这个民主与自由的权利”（按：指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会、結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并且“常受到一些秘密警察式党員的秘密監視”。他还說，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只体現了集中，而是缺少民主”等。

現把項志潤所寫的“談肅反运动”，“談民主与自由”兩篇大字报附后：

（附一）談肅反运动

肅反运动在維护國家利益，保护勝利果实，在全國范围內進行这个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我拥护毛主席所說："有反必肅"的政策，可是我們前去年進行的肅反情况如何，我分不清他缺点是主要的还是成績是主要的，我覺得肅反运动是又有嚴重的缺点，又有嚴重的錯誤，还有不少地方是違反憲法的，事例不必复举，就拿斗錯來講吧！据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單位，斗錯的人达90%，有的达100%，斗出來的絕大多数是过去歷史上有点污点，这难道不是嚴重的錯誤嗎？特别是在斗爭中对人身的攻击和侵犯人权，憲法第八十九条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肅反运动中对錯斗的人進行殘酷的斗爭，打人罵人，关起來限制吃飯、穿衣、睡覺、通宵战等，我覺得不少地方是侵犯人权；事先沒有充分掌握材料，就進行斗爭，我覺得完全是錯誤的。

有同志講，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我覺得这是替肅反中的錯誤進行包庇，难道只看了成績的一面，为甚么不估量嚴重錯誤一面呢？如果把你，把毛澤东当作敌人來斗，看是否也經得起考驗，我們党从來是提倡实事求是的，那么肅反为甚么不实事求是呢？这主要是把敌情估計錯了，这种錯不怪省和單位領導，而怪中央，是中央沒掌握对头，不然全國就不会發生这么多問題，中央应該檢討，把中央負責領導这項工作的罗瑞卿从部長的位子上挪下來，那才叫斗爭錯了的人甘心。

肅反是完全必要的，但对善良正直的人們進行殘酷斗爭就不必要，是非常嚴重的錯，应該平反，向斗爭錯的同志道歉。

（附二）談民主与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会、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又規定我們國家是人民民主國家，但在現实生活里告訴我們并沒有完全享受这个民主与自由的权利，还有些地方受到人为的限制和其他一些限制，例如，我們的言論，假如你在生活里講錯一句話，或者發过对党、对現实生活不滿的話，甚至是批評政府、批評領導，馬上就給你扣上反革命，反党的帽子。我們許多言論都常受到一些秘密警察式党員的秘密監視，遇上甚么运动來了就把你斗爭一番，進行非法人身攻击，肅反許多地方就体現这样，我覺得只要是每个公民，只要他热愛我們的祖國，拥护政府，就应有言論的

自由，人身攻击应受到保护。

結社那就更受到限制，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在一起談談心，或是組織甚么联誼会，就認为是小宗派，你参加甚么羣众組織要經过審查批准，肅反运动甚至把所謂單身漢"寡老团"也拿來追查，民主生活在我們國家机关更受到限制，將人分成好多类等級，那类可以看香港大公报，那些人可以知道外國消息，那些人可以出席甚么会議，其实，我看就是我們看香港大公报知道外國消息，假如我們热爱今天的政府，也不会把我看絕的，为甚么对人限制那么死呢！

我們是民主集中制，可是不少地方，只体現了集中，而是缺少民主，羣众向領導提好意見，提建議，但官僚主义可以不理采，可以給你集中掉，但是羣众就沒有集中錯了之权，不是么，我們領導上布置許多任务不完成也要完成，你就沒有权去否定。

甚之，还有許多侵犯人身自由个别例子就不必枚举。

四、省監察廳右派分子陈識材料

陈識，省監察廳一科員，羣众，家庭出身旧人員，个人成份职員，肅反时被斗过。現將其在运动中所暴露的主要言論，附于后：

（附一）为罗翼羣、云应霖抱不平

这篇文章是在6月19日寫成准备給南方日报的，后来覺得意見不成熟，所以沒有送去。但在思想上对于报紙上对罗、云二人的批判文章有很多是不同意的。我認为这是不实事求是的，虽然我也是不完全同意他們的論点，如罗翼羣怀疑设敉过重致人民生活苦等論調，我是不同意的。不过至現在为止，所揭發的材料，我認为还不能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同时在歷史上的錯誤（如云应霖），也不能作为肯定他今天言論就是反社会主义的依据。

× × × ×

前一时期，报上刊載不少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評，有助于整党和改進今后的工作，其中虽然也夹雜着一些象葛佩琦这样的仇視党，反社会主义言論，但我們对整个鳴放

該怎样的估計呢，应該采取甚么态度呢？我認为总的情况是很好的，应該繼續讓大家大放大鳴，对于不利社会主义……言論，要批判，要發动大家來爭，以明是非，对于反革命言論行为，則堅决鎮压。

但是最近几天來，報紙的報導中心，似乎离开了整風，而將矛头轉向批判民主党派中某些所謂有錯誤的言論的人身上去了，“放”和“鳴”是寂寂无聞了，这个轉变不能不使人怀疑：党所提出关于整風运动的决心是否因为極少数反革命分子挑撥，別有用心的人寫寫恐吓信，大部分人善意的，但也較尖銳的批評而有所动搖了？在现在党报对“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論的反击中，使人怀疑党是否繼續貫徹言者无罪的方針，繼續鼓励人們知无不言。

这就是“反社会主义”嗎？

罗翼羣被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就是他在座談会上說过：广东人民在解放后大部分生活有好轉，但还有一部分農民和城市失業人口，生活未改善，虽无餓死，但因病无錢医或因营养不良而死者，也可以說是接近餓死的边緣。云應霖因为同意罗翼羣的論点，也被扣上同样的帽子。到底他們所說的有无根据呢？如果不是閉着眼睛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就不能否認这种事实，以广州市失業的××万人民的生活情况来看吧，难道这些人生活都一定比解放前提高了嗎？难道这些人就都象报紙上某些人所說的都是原来的地主官僚貴族和資本家嗎？不見得吧！从海南島今春自殺的羣众的数字、成分，和原因来看，恐怕也不是都是地主，生活都比解放前好轉吧？我們中國原来就是非常貧窮落后的，要在解放后几年內全部人民生活都提高了，这豈不是神話，沒有那么簡單的事！既然不能否認確有一小部分人因为失業，因为天災，以及某些地方領導生產上有缺点，農副產品價格定得不尽合理，因而生活还很苦，有些人提出請党和政府注意，这难道就是“反社会主义”了嗎？我想不通。近兩天报紙对云應霖的言論斗走了些，如說他在人代会上說过海南人民生活太苦了，这点，也应作具体分析，是否苦呢？拿什么标准去衡量呢？从一个最低的生活标准去要求，也可以說确是苦，說这样的話，縱然是籠統含糊了些，但又怎能从这句話得出“反社会主义”的結論呢？

这不是甚么批評，而是斷章取义，是歪曲，是粗暴的压。

现在报紙上对罗翼羣、云應霖的批判，充滿着教条主义“左”傾的論調，处处都出现蠻不講理，歪曲人家說話的原意，如罗翼羣明明是說广东人民大部分生活好轉，

一部分未好轉，有些因病无錢医……也可以說是在餓死的边緣。云应霖同意他这样說，但报紙上批判他們兩人的論点"都是无中生有或断章取义"，硬說人家就認为全广东人民都在餓死的边緣等等，如19日南方日报黃樹全等就是这样，还有不少工人，部分農民以自己的家庭生活好轉的事实來批判人家，这样当然也可以，但却太过牛头不对馬咀了，因为誰也沒有說过解放后人民生活都沒有改善提高，相反的，被称为"反社会主义"的罗翼羣、云应霖反而說大部分人民生活沒有好轉。批評人家，連人家的論点都不清楚，連人家明明白白的意思都讀不懂，豈不是笑話。如果每个人都象现在报紙上出現的論調那样的邏輯來推論，那么，問題就太多了，甚至連南方日报也有可能同样被人扣上这頂"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人家也可以根据关于化縣事件的社論來說这样的話："难道我們久經鍛煉的偉大的共產党，竟会有这样軍閥作風的党員嗎？"同时如果大多数优秀的共產党員挺身出來質問說："我們都是好党員，都是勤恳地为人民服务，你們怎能把共產党說是这样坏呢？"假如真的有人也象现在报紙上流行的教条主义断章取义者那样問到你們以上問題，你們会不会服气呢？你們何以为对？其实只要冷靜地看看人家的講話，就不容許这种不实事求是，不是心平气靜的粗暴批評，充滿报紙篇幅的。奇怪的是南方日报倒覚得这些文章很合口味。

要提防敌人的陰謀，不要上他們的当。

整風运动中，敌人一定要來鑽空子的，他們的手段也不一定是正面的進攻，很可能从中挑撥，共產党与民主党派，共產党与人民羣众的关系制造磨擦，一方面可能拉攏一些立場不坚定的人，一方面向党抛出几个烟幕彈，嫁禍于人，造成人民中的紧張空气。我們党是久經鍛煉，有丰富的階級斗爭經驗的，当然不会不知道，同时我們也应該知道对人民内部是非問題，用压是不能說服人的，最多只能使一些不敢坚持真理的人畏縮，使社会輿論消沉，使公开的正面的批評轉为暗中的不滿，使人民羣众对党的政策怀疑，使党的事業受到損害。这样的做法，什么人欢迎呢？是人民的敌人，台灣和美國是很欢迎我們这样做的。

1957年6月23日

（附二）我对肅反問題的看法

学習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务会議上的講話后，我对肅反問題理解得还很差，可以說，还

有些疑問。最近报紙上談論这个問題，意見頗多。我愿將我的見解寫出來就教于大家。

报紙上有些人說，肅反是搞錯了，这句話，是很含糊不清的。我認为在討論之前，要把論点弄清楚，它是指有反革命不应肅呢，还是对这次肅反运动的总評价：前一种說法的人，可以說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我們是应該羣起而攻之；但后一种說法，如果他言之成理，也可以傾听一下，作具体的分析，就不是正确的意見，也应以理服人。主要的是拿出事实來。但翻开报紙來，有些反批評是武断的、粗暴的。甚至有人拿出文化公園捉到那个特务來吓虎人，这种态度是无助于討論解决問題的。

現在批評和反批評双方都沒有拿出事实，不作具体分析，一方面認为肅反搞得很糟，另一方面認为搞得很好，但到底怎样糟法，怎样好法，誰也看不清楚，这样討論是沒有意义的。因为我們这次"鳴""放"，是人民內部的"鳴""放"，應該是站在同一个立場來看問題，分析意見是可以在鉄的事实面前求得統一的。判断这次肅反运动是好是坏(当然是从基本上总的情况說)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利多害少或者是害多利少；同时还要看一下当时的客观形势如何，是有条件避免缺点錯誤，而不去避免呢，还是形势迫着不得不这样做。我不了解情况，不能發言。但就我所接触到的材料看，肅反运动被斗爭的人，約有80%左右不是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从我所接触到的事來看，当然是害多利少了。不过全面情况是否这样，那就不知道，所以不能下結論。我認为肅反是必要的，有反不能不肅，問題是如何肅法。这次肅反运动与三反、五反时的形势是不同的。因为三反、五反时，資產階級向我們瘋狂的進攻，誰战勝誰的問題尚未解决；但这次肅反运动，是在反革命分子大部分被肅清，社会很安定，人民羣众生活日益提高，而且在机关內進行，条件和过去解放初期鎮反不同。我認为这次用运动的形式來進行肅反是不必要的，是完全可以用个别偵查，按照平时对付反革命分子的办法去進行。因为在运动之初，誰是重点，是領導决定的，也就是說，領導上是首先掌握到一些可疑的材料才進行斗爭的，并不是領導上甚么都不知道，一定要發动羣众起來才掌握材料（羣众起來后，材料当然更多一些）而且凡是隱藏在关机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可以說是成了釜中之魚，目前，我們社会上对反革命分子來說，是布了天罗地网，旣然我們自己先已心中有數，尽可以采用長綫鈎大魚的办法，來偵查逮捕。还應該指出的是机关的羣众，都是干部，就是不搞这次运动，領導上掌握了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尽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來發动羣众檢舉揭發，而不必搞运动。这次肅反运动中，对机关中重点的百分比，以及运动之

初，雷厉風行的来一个反右傾麻痹的說法，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助長了缺点和偏向。为了弄清这个問題，可以全國統計一下，搞錯的多少，对的多少，有多少反革命分子是可以采取个别偵查捕逮的？有多少是根本不知道，一定要搞运动才能肅清的，这样問題是可以解决了。

五、省水利廳右派分子許志材料

許志，男，共青团員，現任水利廳水利工程局办事員，家庭成份破落地主。本人曾在伪三师九团当过勤务兵，起义后改編我軍。后曾因犯錯誤受降級（由排級降为班級）处分，复員回家。到局后，工作一貫不負責任，經常散播不滿言論，拉攏落后分子，对党抱仇恨态度。其主要反动言行如后：

（一）党派集团是争权夺利的，工人、农民是木头公仔

一百条河流都归大海……什么農工党、"狗工党"，什么党也是为了其集团利益，都是"自私自利"的，……所有党派的"勾心斗角"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争官做"，因此不管有能力沒有，这个党派要照顧，那个党派也要照顧，水利廳几个廳長，市有几个市長，如果我是某些党派头子，我也会是个什么長，照顧来照顧去，只加重農民的負担，这个長要一、二百元，那个長要几百元，什么党也好都把農民当作"木头公仔"，舞来舞去，对工人也是一样，所以我認为什么党也不要，有了党就有争权夺利，最好是誰有能力，誰就来領導，要就要个"人民党"，为人民利益的党……。

（二）党世界

共產党99％是自私自利的，只有一个×××不是，工程局党員也是99％是自私自利的，如林明自己当人事科長，自己領补助金，所以党是最大的資本，錢由你管，人事由你抓，你要补助就补助，你要怎样就怎样！房子你要多，單車由你騎，怪不得大家說是你的世界了！

党就信自己的党員，党員可以說你不好，会报你，你就不能說党員的缺点，总結时

有成績就是党的党員的領導的，有过失就是羣众的。

（三）农村統購統銷搞得很糟

農村統購統銷搞得很精，農民有的不賣，但却進行搜尾！解放后，党在農村做了很多工作，如土改……鎮反……等，但現在似乎不准農民講話，只准講好話，政府对統購統銷搞糟了，餓死了很多農民，結果農民起來包圍鄉府和区政府，有的鄉長和区長都被農民打死了，有的被打伤了，造成有的鄉長区長不愿領導了。

（四）農民市民餓到面黃骨瘦

農民生活很苦，政府也不理，農民每天只吃兩餐粥，如罗定、茂名、高要等地，好的靚布就在城市賣，每尺只兩三角錢的粗布就賣給農村，如罐头 好烟專門 同 工人做生意，農民就无份，我認为工人農民生活相差很多，有天与地之差！

就拿我們茂名來說吧！在統購統銷时，也餓死了很多農民，我的母親就在这时候餓死的，特別嚴重的，有一次，有一个農民因交不出公粮和賣粮給國家，但鄉府不講道理，和國民党軍隊一樣，当他抗粮罪名，派民兵到他家里進行搜查，沒有查到什么就捉他到鄉府審查，后來我到了湛江，我親眼看了很多農民和一些市民餓到面黃骨瘦。

（五）土改搞到我家散人亡

土改时，我家当地主斗錯了，搞到我母親因此餓死，父母去乞食，我七个兄弟賣了兩个，搞到流離失所，无家可归，家破人亡，所以我对这个政治制度和現在 生 活 瞞 化了。現在我什么都不想講了。

（六）派出所"有賊捉賊"，"无賊做賊"

我曾和派出所过过團組織生活，对她們情況很了解，从所長到办事員"有賊捉賊，无賊做賊"，例如解放后几年來，農村很多地主的女子，由于她長得漂亮，有的准备到香港的，但派出所为了这些女人，故意不發給她們通行証，后來只給她們很多錢，有的給她們通奸了，農村來的女仔，派出所利用給她搞戶口，找工作的手段，从中和她們結婚了，派出所借口去居民宿舍檢查戶口，其实進行勒索和搞不正當关系。

（七）我有一万八千可以自由自在

老实説：如果我許志现在有一万八千的話，混×帳，我要这样辛苦捱批評！？最多你开除了我团籍，开除了我出去，你慌我会餓死？相反的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今日在广州，明日在天津、上海，总之我愿意到那里就到那里，我有个朋友原来是窮光蛋，給他搞到了兩部車床，現在撈起来了，有收音机，生活得很舒适，我許志倒霉，沒有撈起来。

（八）什么"話"？

曾对一个轉業軍官說：他們（國民党）有美國帮助，目前又發明了導彈，且導彈部隊已开到台灣，英國又侵略了埃及，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起来的，國民党打回来，首先殺的，毫无疑問，是你這友，因为你是党員，我許志(团員)不会殺的，最多坐几月牢。你虽然是軍官，但你沒有文化，又沒有技术，你有什么了不起，万一机关不要你的时候，你在广州撈撈，看会餓死你的，总之我認为这个社会生活只要你有文化、有技术，就有本錢，什么都行，我見过几个轉業的老革命，他們是团長、营長、連長，現在都沒有工作，有的只好做手工業，他們官比你大，到底何在呢？可是有些人，过去是大学生、教授，不管他过去做什么，今天共產党就要他，每月还給他錢。（水利廳羊凡、凡牧整理）。

六、省交通廳右派分子关中材料

关中，交通廳佛山監理所檢驗員，在鳴放运动中散布各种反动言論，說："中國沒有共產党，人家不会賣國"，"共產党不如國民党好"，極力支持儲安平、葛佩琦、章伯鈞等人的反动言論，反对共產党的領導。其反动言論和一貫表現如下：

（一）反动言論

在鳴放运动中对党的領導極端不滿。他說："目前社会上有兩种現象：一种是靠党

吃飯，一种是靠技术能力吃飯。靠党吃飯，我什么时候也不同意。現在靠党吃飯的党員科長，叫他們到功勛院去，讓有才干的来干。”又說：“局里（公路局）选出的先進工作者，都是不三不四，吹牛拍馬的人物”。他还露骨地說：“中國沒有共產党，人家不会賣國，蔣介石在台灣，人家也沒有賣國。”

他說：“共產党不如國民党好”，“中國人民都不愿解放，共產党是強加解放”。“統購統銷确实有很多問題，如此下去買不到猪肉吃，机关干部面黃飢瘦”“如果公安廳对出口工作放寬，开平華僑全部都要到香港去。”

在运动前，他曾極端露骨地說过：“如果有人給我錢，我什么都干，甚至叫我去爆破。我試車时，如有負責人坐在汽車上，我就把車开到溝里，同归于尽。”这次运动中，他又說：“局（公路局）不要被乐观所蒙蔽，問題多，且嚴重，如果迫上梁山就难办了。”他說，如果有人打击报复他，就“迫上梁山給你們看”。

他还支持儲安平、葛佩琦、章伯鈞等人的反动言論。他說：“把胡風和儲安平比，使人害怕。人家說話不是无根据的，不能把人家意見当成反动，不应駁斥”。如“國务院12个副总理，无民主人士，都是党員，确实值得考慮，确有‘清一色’思想，統战工作有問題”。象“王首道副部長可提为办公室主任，統几个部；章伯鈞为什么不能呢？”他也不滿意公路局党的領導，他說：“局确是事无大小都是看党員气色行事的現象”。而“羣众对党員有見鬼神而远之的現象。”局里“有些会議我們不能参加，什么也不知，对我們留用人員有怀疑，不相信中、下層干部，只是三心二意的。”他說，共產党其实沒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打游击都是偸鷄摸狗，穿破皮鞋，現在才坐小汽車。”

他完全同意葛佩琦的言論（只有最后一段說殺共產党，不同意），認为葛的意見可作参考，不同意加以批駁，批駁就不是“言者无罪，聞者足戒”了。

他也同意章伯鈞的言論，他說：“我看章的發言找不出什么問題，双輪双鏵犂确实錯誤，浪費很大；文字改革，扫盲确有問題。目前报紙对章等人批評是沒有事实的。”

他支持章乃器的言論，他說：“我同意章乃器說：党党相护的話，因为許多党員互相对錯誤庇护。”

（二）歷次运动和平時的思想表現

一、歷次运动的表現

1.三反运动时因参加集体貪污集团，拒不坦白，被迫交待打为老虎，三反后又有貪污，同时对三反結論不滿，講怪話。

2.整隊时因伪造歷史隱瞞参加海軍一段歷史，本人被迫交待一半，后送公安廳西村集訓隊，才作了徹底的交待。

3.肅反时同情支持斗爭对象，散布不満的言論，为对象辯护。

二、平时思想表現

1.广州解放初期，敌机空投反动傳單，关拾到后拿回从化管理所進行宣傳說敌人确定在3月3日大轟炸，当被領導發覺立即停止本人的活动。

2.解放很久时間，关每次領到的工資立即換为港幣，同时号召大家說人民幣沒保証，港幣有保証，替同志們兌換港幣数次。

3.經常說美國的东西很好，苏联的什么东西都不好。

4.下鄉抗旱返机关后同大家講農民对政府不滿，基層不鞏固三定不能搞，还說該区区委書記，他如果在公路上走我开車先把他碰死，罵監理所長是狗腿子爪牙，什么他都向上級反映。

5.誘奸合作社工友吳先球后怀胎，嬰兒出生后，关拒絕不負經济上的責任，引起該同志曾一度想自殺。

(三)簡歷

关中，原名关士奇，曾用名关脫成、关崇信，广东开平縣人，現38歲，家庭成份貧農，个人出身伪职員，文化程度小學畢業，現有初中文化。从37年7月至49年10月达12年之久在伪國民党交通部門担任过助理員、課員、会計員、办事員、事务員、助理監察員、技佐、雇員、站务員等职务。解放后1950年参加工作，在交通部門任过站長、檢驗員、代理所長檢驗員等职务至現在。其社会关系極复雜，解放前和國民党一些高級官員有密切來往；解放初期，还和兩个國民党現行特务有过來往。

七、省城市建設局右派分子黃頻華材料

黃頻華，男，23歲，广东普宁縣人，羣众，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份学生，1956年7月参加工作，現在广东省城建局標定隊工作（試用人員）。

运动中暴露的右派言行：

一、6月17日在小組座談会上說：儲安平"党天下"的提法我很同意，許多党員存着天下是我們打出來的思想。"所以我們是領導者，我們有決定一切的大权。你們不能如此，我們說的做的都是正確的。你們一切都該打下問号，自以为高人一等"，这是党天下。認为对儲安平等右派分子的批判是"政治压力"会產生坏的副作用，妨碍放鸣的發展和違背放鸣的方針政策。

怀疑和風細雨是否解决問題，是否广大羣众有意見。①过去各个运动都是"狂風暴雨"，今天整到自己（指共產党）就和風細雨，豈不是宗派主义的表現。②"三害"对人民革命事業危害不淺，社会主义建設的障碍，加之三大敌人十分頑固，非用猛火不能解决問題，我主張处理这些人要分别情節輕重給予教育、警告、降职、撤职、坐牢、槍斃等不同待遇。

二、7月3日下午在小組会上說：共產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來三人我完全相信，其他的共產党員我不相信，因他們都是官僚主义，說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会上有人問他，"朱总司令你相信嗎"黃答，"我也不相信"。

三、6月14日在小組会上說：試用人員是奴隶，是階級社会等級殘余的產物，試用人員的說法是違反憲法的。

6月16日又以題为"不平則鸣"的大字报說：我的意思是試用有雇用之意，实有留与不留、去与不去、試用者与被試用者之分、有治者与被治者、管与被管者、太山与雞蛋等等級制度之意——坚决反对試用的說法。

当同志們批駁他上述論点时，他不服，又以"該忘本"为題的大字报說明，試用人員可以呼之而來，揮之而去，如不服服貼貼听从官僚主义的領導便有回鄉生產之危險。

四、6月下旬煽动標定隊起來罢工，（因个别同志反对未成）結果，用標定隊名义寫了28条標語以示反对局領導。

八、省服务廳右派分子藍宗棉材料

藍宗棉，男性，現年27歲，广东澄海縣人，家庭出身華僑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初中畢業。1951年7月由南方大学分配参加革命工作。現在广东省服务廳干鮮果商業处任科員。1950年7月在南大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5年"肅反"期間因入团手續不清，当时結論为混入团内的坏分子，被清除出团。

1.一貫來的表現：

藍宗棉参加革命以后，一貫來对組織不滿，自高自大，盛气凌人，看不起羣众。尤其肅反运动結束后，对党不滿表現更为突出。如去年他說"一切事情做坏都是共產党搞的，要想不犯錯誤，把共產党員都殺掉就好了"等。整風运动开始后，藍就抓住这个可乘之机，大肆向党進攻，有意制造謬論、辱罵党中央的領導，但同时又裝出是一个老老实实帮助党整風的好人，而經常为自己的言論辯护。

2.运动中暴露的右派言行：

藍在6月5日座談会上說：中國共產党既然是馬列主义的政党，但为什么会存在"三害"，这与其中成員的作風分不开，党内存在着反馬列主义理論是不少的。党对过去的任何运动非搞得过火不行，結果顚顚倒倒，一左一右的。刘少奇同志在广州报告談到关于城鄉生活差別問題时"几乎所有城市的人都吹牛""几乎所有鄉下人都訴苦"的說法不是实事求是的，他沒有了解情况。而实际上城鄉的差別是存在的，如果農民羣众听到此話，会引起什么反映呢？到底刘少奇同志还讀到中國有那些人可以相信呢？刘少奇同志以城鄉福利补助和救济支出說明城市的苦是不夠客观的，他不了解福利救济中存在很多問題，这是違反馬列主义原則的。所有这些問題在馬列主义經典著作中能找到嗎？

我們國家沒有法律，憲法不能保障人权。如肅反运动时期，由于沒有法律保障人权，單以領導职位來代替法律权力，打人罵人、搜查、扣押等違法乱紀行为層出不窮。肅反运动一开始就走上偏差，所打的大部分是自己人，而違法乱紀分子被認为是骨干積極分子，得到信任和提拔。

6月13日藍又提出書面發言材料，內容大至与6月5日發言相同。首先提出党內存在着反馬列主义的理論是不少的，而且这些理論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一部分党員思想中，作为行动指南，具体來說有以下几个問題：

1.唯階級論。党看一切人，是以他的出身去看的，不是从發展去看問題，把一切看成是靜止的。在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下，許多人是進步了，但也有一些原来成份很好的人如高崗之流都变了質。

2."矯枉必須过正"，就是"宁左勿右"，这种理論否認了事物的正确性，結果使每次运动出現了不少偏差，宗派主义者和野心家們就用以進行打击报复，將槍口对着自己人。

3.不可避免論。一切錯誤都是不可避免；每次运动后上級党还拿不可避免来包庇在运动中違法乱紀的人。

4.对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定义理解为批評者可以无事实的誣告，被批評者对批評意見不管是否事实一定要接受。結果違法乱紀的問題，打击、报复的問題越来越多。

5.对特殊材料的解釋本来是說共產党員应該不怕一切困难，能战勝一切艰苦完成革命任务，但是有些党員說他們是特殊人物。

九、广州市公安局右派分子張象賢材料

張象賢，現市公安局九处預審員，原是超齡团員，后退团，男，28歲，广东五華人，家庭出身中農(現已參加高級社)，个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在广州大学讀过半年）。1949年參加工作，先在本鄉政府工作，后調东江公学学習，学完后又調来广州公安局任糾察隊員，办事員，現在为九处科員（20級）。解放前一直在五華讀書，1948年8月，曾在伪罗定縣府当雇員半月，后到广州大学讀書半年。1946年在五華縣立第一中学讀書时，曾集体參加过三青团，为一般团員，本人已交代，并作了結論。但在1955年肅反中，曾有人檢举他是三青团分隊長，八处政治协理員曾就此問題找其談話，張表示不滿，背地曾說："如果斗爭我，就首先打死我愛人"。后經調查，否定了三青团分隊長問題。現家中父母姐妹等9人均在鄉參加高級社。其爱人、兒女共4人在本市依其維生。祖父曾任伪保長，現在鄉；叔父曾任伪縣府征收員，現在鄉；岳父是一个建筑商人，現在香港；另2个妻舅，一个在香港，建筑商人，一个在美國，洗衣。

張平日工作表現不好，工作消極，有点油条味道。这次整風运动开展以来，僅參加

过大放大鸣和争論会一、二次，都沒有發言，且半途退場；但是在背地里却發表了許多不滿、敌視现实的話。这些材料都是找他周圍的一些同志座談、揭發、对証出來的（一党員、三团員、二羣众），現將張在整風开展以來的右派言行述下：

整風开始时，他見报上載有民主人士向中央統战部提意見的报告后，卽說："整風是共產党的一个圈套，因为找不到反革命了，讓民主党派中計，之后再整一頓"。当他看見章、罗等發表的反动言論后，卽表示同意，并且責怪"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把全文登載出來，还連連称贊章、罗等这些人"很有骨气""是天不怕、地不怕"。

至看見报上駁斥葛佩琦的反共言論时，他卽說："共產党你們这班契弟，执到人家一句半句，便整人家。殺共產党是对的，共產党做不好应該殺。我同意葛說中國沒有共產党也不会滅亡这句話，很对、沒有共產党中國还是一样的中國，难道会变为南國？东國嗎？孙中山过去搞的也一样是有个中國。又說："統購統銷搞糟了是对的，農民現在只有吃屎了！"看見罗翼羣的謬論时，他也表示同意。当广州日报登了一幅罗下鄉受到地主、反革命分子的"欢迎"的漫画时，他則說："这是共產党自己打自己咀巴，那里有这样的事实！"

当看到史良批駁章伯鈞的謬論时，他說："共產党說整風不打击报复是沒有人相信的。整風一开头就來一个打击报复"。"共產党整風是一个圈套。現在民主人士狗打狗。史良因为國民党抓去坐过牢，所以反对右派分子，跟共產党走"。"左派是吃共產党的屎，才替共產党講話，打击右派"。当时，有个同志卽反駁他，为什么說是吃共產党的屎？你自己吃誰的屎？張当卽洋洋自得地說："我是吃我双手做來的，誰的屎都不吃"。

还說："葛佩琦現在可能被捕了，因为他得罪了共產党。我看他一生都抬不起头了"！"这种人眞的有骨气，的确不怕任何人"。当时，他还指着另一个同志說："你是左派分子，鬼头仔，如果九处領導知道我在档案室講这些話，一定是你講的。……我承認是右派分子。黄忠，現在我們兩个左右派來斗斗吧！"

最近，張还在其办公室牆上貼了他寫的一首詩，詩文如下：

豈料世气不古，

人欲横流，

西子美庄偏遭东鄰之妬，

鳳凰睥羽党坟鴟鸮之鸣！

整風中及平日，張在其它問題上也發表了許多謬論，說："現在世界上最強大的是美國，鋼鉄產量占世界第一位，什么都好"。当他說这样，別人指責他时，他說："你崇苏，我崇美，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呢"？"半斤八兩，还不都是崇外國！"他还認为毛主席报告中駁斥一些人認为美國的月亮都比中國好的崇美言論不对，是不对的，說："毛主席为什么不去比一比别的方面呢"？平日也經常專找报上"世界珍聞"中的一些美國科学技术材料，一再向别人宣傳，叫大家去看看。經常說香港如何如何好，东西很多，很便宜，說："共產党光吹牛皮，什么都沒有，吃也不好，穿也不好"。看到报上登载有美國經济危机的消息时，則說："老是經济危机，既然是規律，还有什么必要登这些东西"！又还說："政治經济学要修改了，过去罵資本主义象臭屎，但資本主义也有很好的地方，反而社会主义的价值規律是不对了。不然为什么物价老上漲。这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規律不是矛盾嗎"？（原話如此）。

还說："苏联的原子彈不知道有沒有，如果有的話，为何不宣傳呢？"有人駁他說，毛主席都說有嘛，他說"毛主席說又怎么样呀？"

最近，报載我國抗議美帝破坏朝鮮停战协定时，他卽說："人家違反协定，我們就提出抗議；我們違反协定，人家也是一样提出抗議的。不过，我們不登罢了。"

有同志揭露他經常到二科去听"美國之音"。并說过："我主張知識分子自由找工作，我不怕无事干，就去香港都可以找到工作做。"有同志就說，我就不敢去香港，國民党特务机关会殺我們的。他卽說："我就不怕，相反的，國民党欢迎我的。"当場有人指問他这些无立場的話，想去干反革命嗎？他說："我將來会可能去干反革命的。"

又曾說过："國民党回來我們就无辜了！國民党回來他不明白那个是共產党員，反正看到公安人員就要殺，我們这样的人就执輸了。"

当他看到化縣事件处理結果时，很不滿地說："殺了農民便这样处分算了？農民心中是死都会記得住这筆賬的"！"現在报紙尽是党报，对共產党有利的登了；但黑暗的东西則不登。"又說："現在的民主，只是共產党的民主，什么民主？國民党統治时，什么报紙都可以看到，現在最多看到南方报、广州日报，都是講共產党好的，这是什么民主呢？國民党时期講錯都不要緊，現在講錯了，就不得了"。"見到报上登的关于广西餓死人事件的处理时，便在組里指給别人看，說："你看，毛主席說不餓死一个人，

现在餓死5、6百人！处分一下便算了嗎？很慘呀！你不死当然不会感覚到”。

还有，他最近生了一个兒子，特地寫信到香港，請他的岳父（香港一建筑商人）給起个名字。

他的愛人，原来是一个比較好的同志，肃反中的積極分子。现在，可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整風以来極少参加鳴放；最近有时来有时不来，也不請假，甚至提出了退团（她也是超齡团員）。

整風开始后，他同二个同志和一个肃反被斗过的人关系密切，經常在一起談私房話；他們的言論看来有互相呼应的地方。

最近他看到民盟中央發表关于盟内开展整風指示中提到請求共產党帮助他們整風的意見后，他則說：“这是用猪油来擦咀巴，你不請共產党其实共產党已經在你內部来整你了。还用你請？这其实是做样子，挂黑面招牌而已”。

当全國人民反击右派斗爭开始后，他又污蔑說：“百家爭鳴，百花齐放，是形式，这是共產党处世形式是共產党的法宝，要百家爭鳴，为什么又不保証言者无罪呢？现在章伯鈞象坐牢一样。台灣一些想回大陸的人，现在死都不敢回来了。共產党这些手法，聞到都怕”。又說：“共產党是騙人的，說言者无罪，聞者足戒，結果把人綁起来了”这些被人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都是正直的人，共產党便象釣魚一样，上鈎的便衰。眞是笨𢬿、笨𢬿（即傻瓜之意）。聰明的人是不愿多講話的，你章伯鈞这样一个交通部長，何必要講这样多話呢？”7月11日市公安局作反击右派分子的动員报告大会，有同志动員他去参加，他說：“我是例外分子，我就不去听，你奈我何？你們开会来捉右派分子，我就不参加”。

（广州市委整風办公室根据公安局材料整理）

十、广州市衛生防疫站右派分子罗中浩材料

这是广州市衛生防疫站一个干部罗中浩在大放大鳴中（6月6日）所暴露出来的一份材料，它是通过上書中央領導同志的形式“放”出来的。在这份材料中，罗中浩对共

產党的領導、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民主專政实行了非常明目張胆的猖狂進攻，对党中央負責同志，对共產党，極尽其污蔑、辱罵之能事。他叫囂着：共產党"腐爛变質了"，党員都是"为自己服务"、"个人利益第一"的"老妓"，而且由于党、团員"盤踞在主要的崗位上"給"人民利益，帶來了无限的損害"；他認为："几年來農民政策錯誤不少"，"全國絕大部分農民耕者缺糧食，种豆乏油用，統購統銷弄得鷄犬不留，節約糧食搞得猪母殺尽，農民飢腸轆轆，三月不知肉味"，"弄得民怨沸騰，憤声載道"；他認为："現在的中國是國民党式特务統治的中國"，憲法是"擺个样子"，人代会代表大都是"長袖善舞的可憐虫"，"歌功頌德"或"傀儡式的教条主义者"；報刊是"強詞奪理"、"教導人民黑的也是白的"，人民在鳴放前是处在"密不通風的黑道当中"，使得"多少工人、農民、职工、教授、学生、主妇……对共產党……感到怎样的憤慨！"他污蔑毛主席和"古时皇帝"一样，听信"奸臣"、"狗腿"的"讒言"，"遭到人民的切齒痛恨"，这种情况，"今天，連共產党員甚至是你——毛主席——也不会例外"，他非常狂妄地要中央負責同志对"今天的局势"負責和"反省"；他威吓着我們，說什么"再如此下去，激怒人民、忍无可忍之时"什么"社会事件"就要到來，說什么現在我們已經坐在"火藥庫"上面；最后为了"監督"共產党改正这种"嚴重之錯誤"，他呼吁各民主党派对"全國这么普遍的共產党員的錯誤"不要"置之不理"。

这是多么系統的、完整的一套反动言論！这是多么露骨的、惡毒的一副右派面目！对于这样的反动言論，我們必須堅决地毫不留情地对它進行批判、反击。現將罗中浩所寫的材料打印出來，并附罗中浩的政治歷史簡况，以供批判、反击时的參考。

（附件一）罗中浩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信

一样的中國，一样也是共產党來領導，可是，多少人民，却往往高兴極怀着解放初期的共產党，其实，这也难怪，因为那时的共產党員的艰苦朴素、大公无私、以及关心人民疾苦的优良作風，实在不得不使許多人感激得痛哭流涕！可是今呢！变了！开始腐爛变質了。可不是嗎？現在多少共產党員在大喊大叫"为人民服务""革命利益第一"，可是做出來的却是"为自己服务""个人利益第一"；目前，全國多少不学无术的党團員（人家說他們是老妓，因为大多数也系口食飯），盤踞在重要的工作崗位上，結果

錯誤百出，貽笑大方，使神聖的人民利益，帶来了无限的損害。但是，另方面呢！多少熟悉業务而又不会造反的人，却丟落冷宮、棄之不用或用之不当。多少党員、团員，天天食飯、屙屎、睡大覚，却年年升职封官；而非党团員却任你做生做死，沒份！多少党团員犯了錯誤，是內部解决："劝"；而非党团員犯了錯誤，是大張旗鼓："整"。过去的大公无私、艰苦朴素等品質跑到那里去了呢？事实是如此的普遍，这不是共產党已在蛻化变質又是什么？象这样的共產党人，还可以說得上在"为人民服务"嗎？可是，尽管这是事实，还是有不少党組織或成員，在利用各种立場、观点来为他們辯护。难道人民是傻瓜？是瞎子？是聾子？

古时皇席左右，往往少不了有専呼"皇恩浩蕩""天下太平"，另方面又進讒生事、稻害好人的奸臣。該輩为討好"皇上"，不惜搖尾乞憐，以獲"青睞"。待一旦官星顯照之后，便免不了魚肉生灵，甚至禍延滅國。如此狗輩，歷代以来，不知遭到多少人民的切齒痛恨，我想，今天，連共產党員甚至是你——毛主席——也不会例外。可是，二十世紀的今天（莫忘記：这是共產党領導的天下）这些奸臣又还出現。可不是嗎？多少長袖善舞、鼻挂白粉之流在昧着良心歌功誦德啊！多少別有企圖之流，在搜集"資料"，進献讒言，以祈一朝運到，鯉躍龍門啊！共產党既然也痛恨古代的奸臣，那末对于今日奸臣式的、挾肩諂媚之流又应該如何对待？对于敢說敢言之人，又应如何正确估計？是認为専事歌功誦德之人是好人？抑………？

今天，五億儿的工人、尤其農民，还未行到"鳴"的福运（據有人推測：共產党不敢讓農民"鳴"，因为几年以来，農民政策錯誤不小）可是，只此少少的科學、藝术……界鳴的結果来看，已証明这个矛盾不是小的，而是大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國性的。党告訴我們："干部决定一切"，同时，我們也知道：党的組織性紀律性是很強的，下級服从上級的紀律，向来是貫徹得很好的，然則那末，对于今天的局势，和國內的上層党政領導——如你，刘少奇、周总理、还有陈云等应否負相当重要的作用？你們考慮过沒有？如果有，又准备怎样采取正当的措施？

从我切身的体会，也不容否認共產党是中國的救星、人民的希望。可是，在今天却弄得民怨沸騰、憤声載道（不要以为我夸大事实，請到人民中去听听他們的心声吧！）党、团、羣关系搞得如此糟，因此而給人民帶来的損失是如此难于估計。那末，（据我了解）負責主要党务的刘少奇同志，有否反省过？正視过？为什么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的党員及"積極分子"会如此的善遍？

刘少奇同志在广州对干部說："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差不多'。他說的是全國占少数的城郊等農民？抑是全國性的？其实，全國絕大部分農民，还耕者缺饭食，种豆乏油用，就賺錢箭弄得鸡犬不留，節約粮食搞到猪母殺尽，農民飢腸轆轆，可惜是"三月不知肉味"，可見農民的生活，还是十分值得憂慮的，怎能比上城市工人最低限度可以吃上飯呢？这些事实，刘少奇同志是否仍蒙在鼓中？难怪他言犹未了，便有些人說："丢那媽！他（指刘少奇同志）敢到各縣去对農民講，農民不丢他殺我的头"和說"唉！刘少奇同志尙这样說，难怪農民要受苦受难"了！全國报刊反映農民流入城市的根源是什么？

希望國家領導，勿再問道于官，必須深入了解眞象，对農民生活，作出有效的改善措施来。

我曾和一位共產党員同志談过，他虽不能同意，但也少不了"难于辯解"。这就是：現在的全國人民代表，有相当大部分都是長袖善舞的可憐虫或者是傀儡式的教条主义者！否則任你工作得怎样好，也很难当上全國的人民代表。他們在开会时很少（也不敢）講到人民眞正要講的話，只是歌功頌德或講些不关痛痒的話多。我看这虽不眞，但也不会都是假的。因为从人代会上的發言，可以証明最低限度不会完全錯的，人民代表既不能大胆說出人民要說的話来，那末說代表大会能行使人民的权力那不是十分笑話？憲法規定："人民有集会、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看来，这也不过是擺个样子而已，缺乏其眞正的意义。不相信嗎？到处是：只要說一些反映党的缺点的話，便会有許多"積極分子"反映上去，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大胆怀疑""追查动机"，最后是"反动""落后"………的帽子紛至沓来，弄得說話者几乎一世也翻不了身。这样就叫做言論自由嗎？有人比喻过現在的中國是"國民党式特务統治的中國"，話虽不당，但确实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論出版自由嗎？也不过报刊清一色，形成"一家独放"，"一家独鸣"。个别不是嫡系的报刊嗎？也扣上了"紧箍兒"，只准講好，不准講坏，只准歌功頌德，不得反映缺点。甚至今天连鲁迅的雜文体也打入了冷宫，这不能不使人民顧慮馬克•吐溫的遭遇，將不知何日会降臨到鲁迅头上！

當然，我不是要提倡反动言論，但是，不要用"豆腐格"方式来办报刊、不要強調

寺理教導人民黑的也是白的呀！要好的也要講、是錯的也要登，要多种多样、不要教条墨守、不要动不动就把大帽子扣死人才能令人心服呀！

其他如集会、結社…………嗎？更大家知道了！

我实在不禁感慨系之！我們是堂堂大國，而且又是人民眞正拥护的領導者，英美人民所痛恨的东西，我們反拾过来当法宝用，而且某些东西还發揚了它，这眞难免使人大惑不解！

我們認为：如果那些自由、权利人民是不应該得到的話，那末，便干脆不要登到憲法上去倒还使人民心服些。为何不打开天窗說亮話，反而向人民裝出一副慈悲的面孔来，事实上又口惠而实不至呢？！

一个多月来的"小鳴小放"，已使人民有如释重石，从密不通風的黑道当中，走入光天化日之下之感。人民透大气了，全身細胞复苏了，工作劲头也躍躍欲試了，对未来的希望也感到也实际的美满了。可是，人民看到許多領導人，尤其是許多党报甚至是人民日报，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不愿意"放"或"且放且收"之态，尤其人民还有根据地顧慮着將来不知在那一天，在各种招牌掩蔽之下的形形色色的"整"会否降臨到他的身上。

我們認为：暗藏几年来的"火藥庫"（恕我大胆比喻）現在已經暴露出来，揭开庫門，拿下雷管已屬不难之事。人民需要什么呢？他們的希望是怎样的？人民无限的積極性能否眞正解放出来呢？國家工業計划能否按期或提早到来？今日能否妥善处理內部矛盾都有非常重要的关鍵！要知道：近来还少得非常可憐，并且絕大多數都还是顫抖着"鳴"出来的一些現象，可以說大部分都是人民的"心音"。是且放且收的办法来發揚"心音"呢？还是大放大开呢？是"家丑不外揚"的方式来处理"心音"呢？还是确实用大公无私把人民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眼光来处理呢？我們認为：不讓人民說心里話，或者限制着講心里話，在处理时仍延用过去極普遍的"自己人"的方式来处理的話，这不僅是对人权的糟蹋而且是对共產党为人民服务的党綱党章的自我諷刺！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解放以前，人民多么渴望共產党来拯救他們，解放头几年，人民是怎样热愛共產党、感謝共產党！但是，最近几年来呢？多少工人、農民、职工、教授、學生、主妇……对共產党又是感到怎样的憤慨！連我这个在旧社会受过多少苦难、曾立志想做个共產党員，而且在斯大林死时流过多少眼泪的人，最近2年連从小一起長大、親过手足的某共產党員也疏远掉。这是为什么呢？僅2年之隔，一样的共產

党竟在人民心中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原因深处，象你們这么重要的人，实有十分値得苦心思索的必要！

现在，社会上一片歌誦声，当然不是假的，因为人民感謝共產党擺脫他們的苦难、欢迎共產党的方針、憧憬着美好的未來。可是，能說这些歌誦声都是出于誠心嗎？那又未必！可不是嗎？社会上多少言行不符、長袖善舞之流，騙着他自己的良心在且歌且舞；多少对共產党虽然拥护，但又滿怀憤慨的人民，由于不呼又怕人家扣大帽子，以致也不得不跟着应付一下。然则这片对共產党的歌誦声，假如說是完全眞的話，那就不免太天眞了！

“变了”的根源何在呢？除了前面所說者外（当然不見得全面或者都对）还希望傲多想多听、不要讓“積極分子”把自己的眼睛蒙起來，不要讓他們把自己的耳朵塞起來，要到外面去多訪多察人民的心声，以便能对症下藥，加以解决。否則再如此下去，激怒到人民忍无可忍之时，社会事件一來，并非人民之福，亦非人民內心的愿望！

当然，共產党有軍隊，有監獄，不怕他們造反。可是，自己做得不对，竟用这些对付敌人的东西來对付人民，这并不見得是十分光荣的事啊！何况人民本來是感激共產党、热爱共產党的呀！

我自幸生适遇晨，少生媚骨。爰敢將所感所聞，綜合上寄，不恭之处，幸納精華，棄其糟粕，仍希見諒！

另方面，我还將此文，交民盟中央請轉發各民主党派，非有他圖，实不忍共產党目前如此嚴重之錯誤再行發展下去，擬借各民主党派之力，对領導6億人民也領導我自已之党政領導，实行監督之意也！幸察苦衷，感甚感甚！

謹致

敬礼

广州市衞生防疫站

罗中浩啓

1957年6月6日

（附件二）罗中浩寫給各民主党派的信

民盟、民革、九三學社、台盟、民進、致公党、農工民主党……等中央負責同志：

你們作为國家政党的領導人，我現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际此國家朝气蓬勃，但又使人民受到許多不应受的苦痛之秋，我代表至少是我作为人民之一的意見向你們講些話：我認为解放以来各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中國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对的。但是不能說人民受了好处，全國这么普遍的共產党員的錯誤就可以再行置之不理。我現在將送給毛主席的信，順抄一份給你們，正如信中所說的：“別无他圖，乃即借各民主党派之力，对領導6億人民也領導我自己的党政領導，实行監督之意”也。謹致

革命敬礼

广州市衞生防疫站

罗中浩敬啓

1957年6月6日

（附件三）罗中浩政治歷史簡况

1957年7月13日

罗中浩，男，現年31歲，广东兴宁人，家庭出身貧農，个人成份职員。1942年在兴宁高中念書，1949年9月考入东江公学学習而参加革命，曾参加省公安部隊教導隊学習，市衞生局屠場搞文書、人事工作，現在是广州市衞生防疫站行政管理科办事員，罗中浩在1943年——1946年曾在福建平和縣及厦門市东区等处任过伪警員，据該站材料說明，歷史經去年審干时作了調查，已基本上搞清楚是一般伪警員。

参加工作后的表現：1953年7月以前罗中浩在市衞生局屠場任职曾貪污旧幣30多万元，加以和同志关系搞得不好，因此調来市衞生防疫站。到防疫站以后，初期工作尚好，后来和站內工友鐘穗英談戀愛，并發生不正确男女关系，羣众意見很多，罗不僅不很好接受改正，反而大發牢騷，不上班，曠工，工作不負責任。当时为了嚴明紀律，曾給予罗中浩記大过处分一次。在工作上罗中浩是拒絕任何人对他工作提意見的，專橫獨行，領導上鑒于他工作越来越差，和任何人都合不来，羣众意見紛紛，因此在今年4月把他調出去搞衞生运动，但罗更感不滿，認为領導上对他是一脚踢开。

比較突出的是在这次大放大鳴过程当中，特別是在6月上旬罗發出了很多污蔑党和仇視党的反动言論，对于报章上当时所登載的葛佩琦、儲安平、罗隆基、章伯鈞之流的反社会主义言論十分贊佮。6月13日晚有几个人在圖書室閱报时罗卻發表其荒謬言論，說

合有下列几点:

1.解放初期共產党威信很高，他自己也認为是相信党的，但他說，以后他看到了共產党也和过去歷次改朝换代一样，"所謂一朝江山到手就变了質"，說共產党从1953年起威信一落千丈。2.說工人剝削了農民，農民生活很苦，他不同意刘少奇同志在省市干部会議上的講話。3.說解放后党給工人和農民除了三大敌人，但給知識分子以几辈子以来从未有过的損害和侮辱。4.說各民主党派是应声虫，在共產党压迫下不敢出声，他說，他曾寫信給張治中質問他为什么不能代表民主党派發表意見。

罗說这些話当場有人是不同意的，但他却說，你听就听不听隨便，明知你不愿听，但我也要講。在小組会上罗提出共產党騎在人民头上的謬論，当时一些人起来反駁，但罗橫蛮地不許人反駁，說反駁是維护缺点錯誤者。罗中浩这次寫信給中央、寫了以后曾經給过5个人看，并公开的在科室内厨房内对着职工宣讀。但这些人看了以后沒有表示反对。

罗中浩在这次学習过程中，非常積極，对于反动言論不但贊賞而且把他認为精彩者摘録出来，等在小組討論时拿出来加以發揮。